

## 既愛參與熱鬧也愛觀看「沉默」

數的黑膠唱片機和黑膠唱片。

正式走到哥哥們中間,見到任賢齊、杜德偉、 潘瑋柏、張震岳這些曾有意無意地走進過自己年 少時期個人精神生活的明星,並與他們同處一 室,同台完成表演。這種心情,仁科説,內心有 很多放煙花的時刻。各有光環的32個哥哥,初 聚一堂,也不全都是「社交場」上的遊刃有餘。 有些哥哥自來熟,有些哥哥安靜坐在角落,一些 相熟哥哥自動組團熱聊。仁科遊走其中,可大大 方方參與熱鬧,也有主動打破冷場的能力。不過 很多時候,他是那個喜歡停下來觀看「沉默」畫

仁科覺得,安靜、尷尬都是一種心理反應。當 然,也有玩得很起勁的時候。給同宿舍的周柏豪 做搭配,一身豹紋配護膝,再來一條choker,外 搭一個虎年圖案的花布包。任由仁科造型的周柏 豪忍不住叫喊:「把你自己穿到我身上了,仁科 你終於醒了。」意猶未盡的仁科,自己也脱下運 動外套穿上豹紋襯衫,身掛手風琴,和周柏豪一 起玩出場走騷。同組的任賢齊,黃義達全程都在 不停拍照記錄。「一個敢搭,一個敢穿」,兩人 一起帶給大家捧腹大笑的名場面。這樣的仁科, 自然是哥哥們的「活寶」。

在真人騷拍攝中,仁科在遊戲、吃飯、睡覺, 也順勢在「明星」哥哥們身上尋找新鮮感,了解 他們不同於自己的表演風格和行事態度。對於寫 小説、寫歌、樂隊表演的仁科來説,也是難得的 養分。「全能藝人」吳建豪帶給仁科的衝擊和思 考是:一個人的表演風格,並不都是商業、工業 製造,其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直接作用。「他 們明星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東西很值得 學習。」仁科有意或無意識的這句「他們」,似 乎把自己和明星群體區隔開來。

## 深夜穿人字拖去「短途旅行」

但成名後,被審視也成為仁科的日常。從 《樂隊的夏天》第二季走紅至今兩年多來,五條 人樂隊赴外演出,有助理、服裝、造型團隊跟 隨。仁科已經習慣有人安排的工作和生活。出行 都是高星級酒店,成名以後「衣食、演出無憂」 的日子,會不會削弱創作的內核,那種獨屬於 「五條人」的人文關懷、野性不羈的力量?類似 這樣的問題,很多的採訪裏,仁科都需要作出一 番自我追問和坦誠。

巡演走過許多城市,在不斷建設中的CBD高 層建築中,仁科看到了,高樓大廈的地基要比平 房、城中村的出租屋地基深得很多。「住五星級 酒店並不會不接地氣。」另外,在深夜,一個人

作背後的細節,這些零零碎碎的交談中,仁科形 容自己是一塊亟待吸水的海綿,「如果有一天我 的小説要寫到這些,我會約他進行深度採訪聊 天。」

## 人字拖不適合「披荆斬棘」

秋天通常是仁科的冬眠期,而陰冷的冬天,喝 點小酒,則是仁科的生產高峰期。「雖然我也可 以夏天晚上喝,但冬天越冷我就越喜歡喝點酒, 寫點東西。」今冬會有新的小説面世,但當下的 內容和題材理應對外保留神秘。

冬天適合創作,春節則適合逃避。從2008年 開始,仁科和阿茂每年春節都會回海豐辦一場 「五條人回到海豐音樂會」。最初的動機,純粹 是為了有個正經理由應對聚會和走家串戶。這場 未走紅之前,開在家鄉,開在春節的演唱會,從 最初的朋友捧場到2015年做到了千人場次規 模,還請來安保維持秩序。

疫情之下的春節,仁科都沒有回去。最近一次 回老家也還是和張艾嘉錄製節目才回。「看到父 親,日漸老去的父親,有種徹底老去的感覺。」 另一邊,《披荊斬棘2》舞台上和父親同歲的杜 德偉還在盡情唱跳。一瞬間的對比之後,仁科在 內心接受父親的生活狀態:「就像從小家裏對自 己一樣,沒什麼特別的期待。」

希望和期待,在生活的某段時期裏,卻是一件 殘酷的事情。仁科突然想起電影《月黑高飛》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裏關於希望這 件事。是可愛還是危險?對於現在的仁科來說, 看他的狀態和舞台,答案不言而喻。至今為止, 仁科的人字拖還沒登上過《披荊斬棘2》的表演 舞台。「估計不會有。」仁科解釋説,人字拖需 要熟悉和放鬆的舞台。比如,音樂節舞台,和阿 茂一起演回樂隊歌曲的話,像是開party的感 覺。通常,他還喜歡在上台前喝點啤酒,以一種 微醺的狀態,去享受音樂節那種熟悉的即興表 演。但《披荊斬棘2》不是即興的,是需要漫長 且不斷等待的多次綵排結果。

「拿到一首歌,就像拿了一個劇本這樣,然後 你去如何演繹好它,拿這劇本你是沒得改,對 吧?那就盡力去在這個框架下去完成得更好。」 仁科經歷一番這樣的心理調整後,再去參與集體 創作,會少了許多糾結。就輕鬆地把它當成一個 電影、一個短片、一個舞台劇這樣去演繹一個角 色。因此,大家看到了第一次跳舞的仁科,也看 到了他在《私人生活》舞台時,用英文、法文、 中文三種語言去表達情境。原本一直在學英語的 仁科,突然心血來潮想把原本的四句英文歌詞換 成法語旁白。分析歌曲細節的創作時,仁科説了 一句「法國人上廁所的時候也講法語」,這句帶 點哲學意味的話逗得屏幕內外哈哈大笑。

# 我的香港朋友「高峰」

仁科有一個香港朋友,名叫高峰, 是和阿茂在暨南大學北門擺地攤賣打 口碟那一個月認識的。初見高峰的前 一天,阿茂給仁科剃了一個朋克頭。 那個髮型,仁科看完只覺得奇怪,也 奇怪自己那天為什麼會讓阿茂來給自 己剃頭。「阿茂説好看,其實很難 看。」第二天頂着這個一言難盡的朋 克頭,他見到了長得很像「齊秦」的 高大帥高峰。「他聽過很多音樂,在 攤前坐下來聊天。講很多音樂背後的 故事;他也很喜歡電影,還跟我推薦 影片。他的職業是個船員,經常從廣 州港上岸過來。」

特寫

喜歡音樂、電影、看書的年輕人,自 然而然就能走到一個頻率中。認識後, 高峰每次來廣州,都會給五條人帶威士 忌。「對了,我喝咖啡也是他教的。」 香港朋友高峰對於「立足世界放眼海陸 豐」的五條人來說,或者對於仁科來 説,沒有很多「港式」的象徵意味。在 他看來,聊天就是聊天,喝酒就是喝

酒,朋友就是朋友,每一個當下沒有去 想那麼多「意味着」。

五條人樂隊的很多線下演出,高峰 都會在。2022年,五條人在內地開啟 自己「逆流而上」的巡迴演唱會,高 峰沒有在場。較一般巡迴演唱會的既 定場次和城市,五條人剛結束不久的 長沙巡迴演唱會後,眾多歌迷翹首期 盼巡迴演唱會下一站的時間、地點信 息,但遲遲還沒有更多消息。「疫情 的不確定,下一站還是個未知數。」 仁科又補充解釋,所以,巡迴演唱會 的主題是「逆流」,指向的就是疫情 期間要走出去演出,而不是對抗其他 什麼潮流。

五條人還沒大範圍走紅之前,也曾 在香港和海外小有名氣。喜歡他們的 歌迷中,有類似梁文道這類文化人將 他們視若寶藏。「和香港很熟,去香 港表演過很多次,在不同的場合都有 表演。」仁科記得,2009年發行過第 一張專輯之後,五條人便曾受邀赴港

演出,在街頭表演,在香港嶺南大學 室外音樂節、香港文藝復興音樂節上 都演出過,當然也出入過不少 live house。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在港一個 live house演出,連演三場。第一場台 下觀眾一個手掌數得清清楚楚。第二 場觀眾有20多個,演到第三場,一些 回頭客帶着朋友來,台下的觀眾較第 一場實現了十倍數的增長,有50多 個。「Live house的老闆娘很滿意,還 額外給了一個千元人民幣大紅包。」 後來,仁科才知道主打賣酒的 live house,來聽歌的人都要花錢買酒,和 內地的稍稍不一樣。關於在港演出的 氛圍,台下的觀眾形形色色,可能會 有更多「意想不到」。其中有一個牧 師聽眾,在隔了兩年後還向五條人發 出邀請來港參與教會的樂隊演出。此 類後續和互動,是香港留給仁科最近 的回憶。關於是否有野心能去紅館開 唱,忙着趕飛機的仁科笑着説:「互 相留點機會,且聽下回際遇。」

行

来於了解 理事態度。

哥哥

們不同的

二科威水史

仁科是內地民謠樂團五條人樂隊的主要成員之 一,另一成員為茂濤。來自廣東海豐的他們, 2009年發行第一張專輯《縣城記》; 2020年五條人參加網綜 《樂隊的夏天》第二季而走紅,隨之為人熟知的還有人字拖、髮 廊、打口碟等廣東文化符號和意象;他們的主要專輯有《縣城 記》、《一些風景》、《廣東姑娘》、《夢幻麗莎髮廊》、《故 事會》、《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等。



◆五條人參加網綜《樂隊的夏天》第二季而走紅。 微博圖片